

品，而且更乐意接触工农兵题材和反映新中国的新气象。

朝鲜人民的困难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的战绩，更是吸引了巴金的目光。周恩来总理也希望中国作家能够以独到的笔触，反映朝鲜战场的英雄故事以鼓舞全国人民和整个东方的正义事业。1952年初，巴金的挚友、剧作家曹禺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，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。

巴金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毅然接受了这一庄严的神圣任务。很快，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赴朝创作人员，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。此时的朝鲜战场依然是相当危险的，一线作战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并不愿意艺术家们前往冒险。因为有过惨烈的牺牲：那是1951年春，祖国也派出了一个由艺术家们组成的慰问团深入朝鲜前线。4月23日，就在慰问团曲艺大队完成在前沿阵地的火线演出任务返回驻地途中，却在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了四驾美军飞机的持续轰炸。掩护部队虽对空猛烈还击，但著名相声艺术家、曲艺大队副大队长常宝堃同志却壮烈牺牲、年仅29岁。事后，烈士灵柩被护送回到天津家乡并举行了公祭，前来参加祭奠的群众多达三万余人，同时，他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

巴金时隔八个多月入朝时，志愿军空军已经夺取了朝鲜境内的制空权。但是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总理仍不放心，他亲自推敲了巴金代表团的安保方案，包括有专门的警卫员贴身巴金行动，如遇敌机袭击，必须以身为巴金提供掩护。巴金作为国宝，自然需要严格的保护，但巴金自己还是渴望能够抵达前沿阵地。于是在朝鲜战场上，巴金得以与创作人员一同深入到志愿军中采访战斗生活并深受洗礼。

这样，巴金率领这个由十七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主要前沿阵地。访问团在朝鲜停留了七个月。其间，巴金曾到过平壤、开城，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。为了能多看，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，文联的战地史料这样记载：他采取了少休息、多跑路的办法，年近五十的他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，来回穿插在炮火硝烟之中。他经历过翻车的惊魂，也曾在雨夜中滑落到深沟里。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战士身上。巴金的真诚、坦率、谦虚，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，使他很快与指战员们打成了一片。

作家们接触的志愿军战士，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单纯的年轻人。他们的爱国心，还有他们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，几乎与巴金、魏巍等著名作家没有什么两样。巴金感到他遇到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，都能在他或者她的脸上看到对



常宝堃（右三）在前沿阵地表演相声节目。

祖国的爱，而且每个人都准备随时为这种爱——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。

在前沿阵地，巴金的伙食和指战员们一样艰苦，体验了一口炒面一口雪的坚强意志。而志愿军战士们“一人吃苦、万人幸福”的忘我精神，深深感动了巴金代表团各位作家。战斗间隙，巴金在给组织上的战地回信中这样表示——“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，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，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”。

英雄儿女的横空出世

第一次入朝的七个月时间，巴金发表了十一篇作品，记录下了一个个战地英雄的不朽身影。如有一次他下连队采访时，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事迹时候，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——谌木春。于是，巴金笔下又多了一个舍生忘死的英雄。根据计划，作家们回国继续创作。巴金的第一次入朝，“带回来不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”。回到上海后，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四篇小说的合集《英雄的故事》，其中三位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，只有《黄文元同志》是集中了几个四川籍战士的特点塑造出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典型。

巴金后来在谈到《黄文元同志》的创作时曾说道：“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。他太使人感动了，我想借用他来给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点光彩。”巴金还写出了颇有影响的《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》，文章很快